在大二学期结束的暑假时，因为宿舍封闭了，我从学校搬回到了南部小城的中，暂时的和父母同住。因为暑假里也闲来无事，第二天下午就约了高中时的同学小马出来打篮球。

我听父亲说小马在退伍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我也想看看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于是我就和小马约第二天在学校的球场上碰面。

话说我和小马已经快二年没见了，我只知道他没有和我一样离家去外地求学，他却选择留了下来提早入伍当兵，算算时间他应该早该退伍了；高中时我们两个同是高中篮球和游泳校队选手，当时我们身材都差不多，不过当我在学校的球场上认出小马时，小马整个人的体型真的都不一样了，虽然他白色紧身背心的和短裤不住他的身材线条，我估计他的身上至少长出了十几公斤的肌肉，他以前就是一个受到女生欢迎的长象，他更是变成了一个肌肉结实的猛男。

打了几场球后，我们都汗流夹背了，我和他就先座在场边的树荫下休息，我一直很在意他的外型的变化，我们聊了一些这两年的状况，小马说他已经当兵退伍快半年了，目前只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生活上不算太糟，不过他却没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工作。

「当兵还真的把你操成猛男了！」我边擦去脸上的汗水，边故意用手的捏了一下他强壮的手臂肌肉，心中还是有些羡慕。

「嗯，你知道这里附近前一阵子开了一间不错的健身房，有去练一下。」我注意到当他说到健身房时表情却有点神秘。

「这种小地方也会开健身房吗？我怎么都没看到？」我胡疑的问他。

「因为那个健身房在有点郊外的地方，只有喜欢锻练肌肉的人才会去那里作运动，不过那里还蛮惊人的，而且没有招牌，你想去的话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在那里。」小马告诉我。

第二天一早，小马告诉我说他今天有工作，我则因为闲来无事，也决定去取得健身房的会员资格，因为看到小马体型的惊人变化，想起小马和我在高中时就是运动的伙伴，实在很想马上追上他的程度。

「如果你也想要练的话，我很希望有个伙伴，我也可以指导你。」昨天听到小马这么一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开始锻练了。

我骑着机车，按着小马说的指示，找到好久才在一条有点隐密的产业道路上，找到了那间外表像是铁皮屋工厂的健身中心，我在外头停了车就从大门走了进去，直到进了屋内，才确认这间就是小马口中，那个连招牌都没有的健身俱乐部。

|  |  |
| --- | --- |
|

|  |
| --- |
|  |

**#3** 总之这个地方，除了没开窗户的小问题外，这间健身房的设备看起来相当的标准；因为大多数健身房都会有大面的落地窗，好让路人可以看见健身房里的人在运动的情况，这样的设计可以用来吸引更多的路人进去运动；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为经过的路人开窗，所以才把这里建成这个样子。我进入了屋内之后，我快速的环视着里面的重量运动设施，种类的确是很齐全，也绝对可以满足所有想要锻炼肌肉的人的需要；而这个时间里，所有在运动的都男人，都是清一色的肌肉猛男，而且几乎我看到的每个猛男，无论身高或高或矮，肌肉都和小马差不多的发达。而我估计眼前在运动的猛男们，年纪大概都介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而且每个猛男都是汗流夹背的在运动，每块露出的肌肉上都布满了汗水，看起来像是在发亮一样，看起来真的很猛，让我心想自己也要快点变得和他们一样。老实说，我在来之前还是想要先来看一下这里，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来运动，如果不是很好的环境，我还打算马上走人，但才看到眼前的这些景象，我在一分钟后就决定打开了内门，直接走到了柜台前。 |

有一个肌肉猛男座在柜台前，他其实早已经注意到我了，看到我一进门立刻的给我一个热情的微笑。

「嘿!兄弟！要运动吗？」

「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这里练身体…，他告诉我说这里还不错，嗯…」看到他的微笑，我竟然结巴了，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吱吱唔唔的说不出话来。

「你想要来运动吗？」他问我。

「嗯，是呀…」不知怎的，我竟然开始脸红了，大概是眼前这个男人的笑容实在阳光热情，让我不知怎么回应他。

「大家都叫我阿本！」那个家伙又给了我一个闪亮的微笑，他伸出了他的手。

「叫我阿克。」我只好回手和他用力的握了一握。

「很高兴认识你，阿克。我想你今天有带来了你的运动服吧？」阿本的手指着背在肩上的背包说道。

「嗯，我本来想说如果可以的话，等会就可以开始运动。」

「看来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真积极啊。」他又再次的给我一个微笑。

「嘿呀，是…。」我回应了一句，被他一说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太好了！我马上就帮你配选一个专属的教练员好吗？」

「等等，嗯…可是，要在这里运动要不是要入会吗？大概要多少钱？」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身上没有很多钱。

「我想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阿凯你过来一下！」只见阿本对着在健身房里喊了一声，其中有个汗流夹背猛男很快的停下了跑步机的运动，取下了脖子上的毛巾，快速的擦去了脸和身上的汗水，边大步的走了过来。

这个叫阿凯教练的教练看来有一点原住民的血统，打着赤膊的他有一身黝黑的皮肤和肌肉，只见他身上穿着一条短裤和运动鞋在跑步，虽然说年纪好像二十岁左右应该和我差不多，但他却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长像，我看了他的外表后只觉得有一点敬畏。
「这是阿克，他刚才加入了我们健身房了，你可以带他看看吗？」

「好呀！」阿凯教练愉快的回答，阿凯教练的声音却听起来相当中性，和他的长像一点也不搭。

「跟着我来！」

没有什么废话，阿凯教练马上就要我跟着他走，我先是楞了一下，转头看到阿本也示意要我跟他进去，我只好大步的追上阿凯教练的身影，进到了健身中心的内部，却没想到阿凯教练直接带我进入了更衣室里。

「这里的衣物柜是免费的。只要找到个空的柜子，把你的东西进去，取下钥匙就可以了，如果没问题的话，你现在就马上就换装吧。」

这个更衣室里没有隔间，就中间一张大椅子而已，我本来还想阿凯教练应该会回避我换衣服，不过他却似乎没有要走开的意思，我突然心中想到，应该是他想要观察我的身体线条才是，我只好有点害羞的在他的目视之下，先脱去了我的裤子和内裤后，在上衣的遮掩下，把我那条有点性感的后空型运动型内裤和一条宽松的运动短裤给换上了；换好裤子后我才脱下上衣换了一件比较宽松的Ｔ恤；我这么作的原因只是希望不让阿凯教练看到我的下体，不过这时他仍就抱着手在胸口站在一旁，看完了我所有换衣服的过程。而且正如我所料，当我换装时，阿凯教练似乎很认真的在观察我的身体的每部份的肌肉的状况。

「身体状况看起来还打的不错，骨架蛮粗壮的，你以前有练过？」阿凯教练问我。

「嗯，从高中开始时有一阵子…，到现在应该超过五年了，不过都是断断续续的，我在高中时还有参加游泳队和篮球队，所以此我心脏的抗压性应该比平常人会好一些，但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想要增大自己身上的肌肉。」我老实的告诉了他。

「那你想要让肌肉变大多少？」阿凯教练笑着问我。

「尽可能的练大，而且越大越好！」我也笑了，我打开了一个空的衣物柜，把换下的衣物和背包丢了进去，关了门上了锁，然后把钥匙取下放进了自己的裤子口袋里。

「接下来是淋浴间！」他打了手势，我们一起越走出了更衣室，走到了淋浴间的门口。说老实话，我还蛮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运动完的裸体猛男在这里活动，但我的运气不是很好，这时没有人在里头洗澡。

「通过那道门，是这栋建筑的中控室。」他指向了一扇摇门，但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继续但朝向往另外一道门走去；当我们通过了另一道门后，来到了一条铺了灰色地毯的白色走廊，这种空间感觉在健身中心里实在不太协调。
「我们通常要为新加入的运动员做一点身体测试和检查，这样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为每一个运动员设计出最完善的身体锻练计划。」阿凯教练边告诉我，他带我走入了一间看起来像是医生办公室的房间。我见得这间房间里有一排柜子和一些医疗检查工具桌放在角落。

看到这个地方的架势，我已经开始认为这里的经营态度是相当严肃而专业的，没想到在这种已经有一点乡下气习的地方竟然会开设这样的健身房，不过这里也有可能是国家秘密培训选手用的。我敢打赌要在这里运动费用一定不怎么便宜…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当下只能设法让自己表现出不担心的样子；我想即使以后我不在这里运动，如果可以得到这里专业的体检和身体评估报告的话，今天来这一趟就算是值回票价了。

「在这里等待一会儿，你可以先脱下身上所有的衣服，医生在几分钟之后会进来，我等会会在健身间那里等你来进行下一步的体能测试。」阿凯教练说完就走向门口，带上了门走了。

我楞了一下，只得先照着阿凯教练的话做了，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先去脱去了脚上的运动鞋袜，再把身上的衣服和短裤都脱了下来，正当我考虑是否该连那件后空的运动内裤都脱掉时，医生就开门进来了。

这个医生也有黝黑的皮肤和一头黑发，长的比我还高一个头，年纪比应该比我才大一些，白袍之下很明显的他应该也有一付很健美的身材，但他的气质却明显的和这里其他的人不太一样。

「午安啊！阿克！叫我安东医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友善，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但我却有些手足无措的把手搭在他的手掌上，用力的和他握了一下。:

「今天我们要开始做的一些检查，现在我们从最基本的检查开始。请你站到那个磅秤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应该把那件内裤也脱下来…。」

医生指了那台磅枰后就开始低头在一个记事板上写了一些文字，我只得脱去了身上那条后空的运动内裤，丢在自己的衣服堆上，两手遮着自己的下体，按着医生的指示，我走到了墙脚的磅秤旁，我的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踏上了那个磅秤，医生也走了过来，按下了电子秤上了一个按扭，这时我的脚底似乎有一点微微被电到的感觉；我想这样应该就可以量出我的「净重」吧。

「我来看看…七十八，体脂百分之十三…」他在他的记事板上记录了那几个数值。

「现在把身体站直…」他用一旁的标尺上压上了我的头顶，检查了我的身高度。

「一百八十二…」他又写了。

「接下来坐到那张椅子上…」接下来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跳、血压和神经反射。

他又拿了手电筒检查了我的耳朵，要我张开嘴检查我的喉头和舌头，要我试着咳嗽和用力呼气；不过最后他要我站起来弯腰趴在椅子上，就带上了橡皮手套，在手指上沾了些润滑剂就插入了我的屁眼里，我觉得他的手指在我屁眼里转了几圈，竟又更深入了触碰到了我的前腺上，触到后我全身敏感的抖了起来，只觉得这个检查实在让我的脸红透了。

「现在我要开始测量你身体各部位。请站起来，把身体站直，手放开…」

我全裸的站立在房间的中间，只能想办法挺起腰站的挺直，医生拿出了皮尺开始检查我身体各部位的尺寸，脖子、二头肌、肩膀、胸围、腰围、腿围，一切都详细的数据都被他记录在那块记事版上。

我很确定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检查了我的阴茎和睪丸，但我只能假装不注意，因为我这时已经快要硬了，而我只好努力的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
「好了!你现在可以穿上衣服了，等会我会和你在外头和你碰面。」当不知过了多久，他告诉我检查完毕时，已开始在整理诊疗室里的工具，于是我就开始穿回自己的衣服。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在这个健身中心里运动吗？但我想这个检测肯定是要加入这个健身中心会员资格的必要步骤，只希望自己的身体至少已经通过他的检查。

我穿回了衣服，就走出了房间，在走廊上，我看到了安东医生开门走了出来，他已经完成了在记事板上的注记，他要我跟着他进去另一个房间里。

「不要担心，你的身体检查结果都很不错，也很适合锻练，接下来要进行另一个测验，虽然步骤的确很繁锁，但这些都是这里的标准作业程序。」他告诉我。

我给他一个微笑，虽然我的心情还是很紧张，但是我仍设法让自己表现的轻松一点。

进入隔壁房间后，他要我座在一张非常舒适大沙发上，还特别要求我把手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

「让身体向后倾斜，然后完全放松身体，睁开眼睛把所有的画面看完。」他说，一边拿出了一个像是高科技的眼镜型屏幕就架在我的鼻梁上。

「我们会对所有的运动员在锻练身体之前使用这个东西，我们的这项发明这会对运动效果有些帮助。」医生只解释了几句。可是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因为医生要求，我只好设法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在那眼镜里的屏幕里，我开始看到有一些闪光开始亮了起来，逐渐开始转化成各种的图形和色彩闪光激烈的变化着，让我有点昏眩，我突然觉得观看这样的图案可以帮助健身效果的想法实在有点愚蠢，但是我仍是按照医生的指示完全的看完了那些图像。

在那些图像持续了十分钟，画面总算开始完全的暗了下来，在结束了几秒钟后，我好像听见了一些古怪又低沈的声波音调，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安东医生就取下了我鼻梁上的那付眼镜。

「好了，你现在可以去找阿凯教练了。」医生说完，要我自己回去健身房里。

虽然我感觉整件事有一点怪，但那个严谨的身体检查至少还代表他们这里不太糟，又或许那些闪光的画面对我以后的锻练真的会有帮助。

回到健身房后，阿凯教练就开始带着我进行各项肌力的测试，他记下了每样设备我肌肉用力的极限值，测量我的力量和操作的次数；我看到阿凯教练把他测量的数值详细的记载在一块记事板上。
不过我觉得奇异的是当我和阿凯教练在进行各项测验时，所有在四周运动的人都只是密集地做着自己的锻练；没有任何在闲聊和玩闹，我只听得每个人在用力时喘气发出的呻吟和金属块碰撞的声音。而且应该是有在计时一样，时间一到十五分钟，大家就会停下手边的机器换向另一台机器接下去自己的锻练，所有人的行动规律的像是在办公事一样。

这种感觉我更加确定这个地方不简单，而且这种制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棒了，我才不想去健身房时还要花时和别人谈话。我想要设法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自己的肌肉上，这个制度可以让我更有效的锻练出肌肉才是。

但是阿凯教练对我的肌力测验实在很严苛，他要求我不要有任何的保留，把我所有实力都展现给他看；我因为不想在他面前漏气，就使尽了所有的力气在每一项的机器的操作上，就这样直到结束时，我几乎站不起身来。

测验结束后，我休息了一会，去柜台前的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阿凯教练把我测验所有的记录交给了那个入口的阿本，这时阿本看了上面所有的数据，又看了看我，表情有点古怪。

「所以你认为这里么样？」阿本问我。

「这里很棒，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实在很想加入固定会员。」我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因为都已经测试又运动结束了，我想这种健身中心应该本来就有对第一次来体验运动的人免收费，这是一种很正常健身房的营销手法。

「当然啦！」阿本脸上又露出了他灿烂的笑容。

「嗯……所以你但会需要我的拿出身份证或者信用卡吗？」我随即有点担心的开口问道。

　「没有没有，我想我们已经有了需要的一些东西…那么，明天见了！」阿本告诉了我。

「明天？我这样来运动什么钱都不要用付吗？」我有点不敢相信。

「我记得你已经付清了，知道吗？」只见他手上拿了一张已付清的收据交给我。

　「噢…是没错，我好像忘记我已经付过钱了。」我吱唔道，手中接过那张收据，我整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明明就已经付过钱了，别再提这种伤感情的事了！」阿本继续微笑的说道。

　「呀，嗯，抱歉！我可能忘记这件事了！」我边说，就随手边把那张收据撕烂丢进了门旁的垃圾桶里。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离开健身房当天下午，我就又去找了小马，我们约了一起去镇上的游泳池游泳消消暑气。

我告诉他了一些有关今天在健身房发生的事，他当初加入时应该和我一样，也是有被裸体检查身体才是，不过小马知道我成为会员的事情后，就告诉我说，我既然也成功的加入会员了，他就很确定今年过完我们两个在身体上和各方面肯定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我听了之后更期待自己会变成和他一样的肌肉猛男。

我和小马换上了泳裤后，只见他作了一点热身后就很快的跳进水池里开始游泳，我发现小马的游泳技术比以前更好了，他来来回回的游了几十趟速度却没有慢下来，但我发现到现他两腿间泳裤里的那一包男性象征的体积，却似乎比以前我在高中认识他时小了很多，我猜可能是他练健身后的副作用才是。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小马的身材实在练的很壮，让那里看起来变小了；我更注意到他在水中每一个动作都吸引了泳池边所有人的目光，他一身的肌肉几乎是全场人注目的焦点，这让我更想要练到和他一样。

我们玩到晚上游泳池要关门赶人了才离开，当我们一起回家时，我开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气氛却变得很怪异，我在大学也交了一个女友，虽然我自己心里就并不怎么排斥同性恋，而且我也知道小马在过去几年里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异性恋，在高中时还同时交过两个女友，但是我从他现在的穿著和举止发现，他的同性恋倾向似乎是已经完全超越我了，我猜想有可能是当兵时被什么人给影响了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骑机车载着他，先把他送回他住的地方，没想到他竟然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磨擦着，我那时心中已经开始有点慌乱了，但是想到说这个好朋友的几年交情，竟突然让我感到有些迷惑。

「进来我家休息一下吧！」小马突然开口邀我进去他家休息一下，最后我也竟然答应了。

他说他退伍后决定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所以靠着打工赚来的钱租下了这间房子，不过却花了很多时间上健身房运动。

「进来吧！没关系，自己人不要太拘束！都是男的，不会怎么样。」我跟着他进入了房里。没想到他住的地方是竟然还蛮空的，只有一张沙发、小冰箱、小电视和一面超大的落地镜，还有几个简单的健身器具在地板上，他几乎没有其他多余的家俱，而且到处都放了几本健美杂志。

打开了他的冰箱，发现他只有一些生牛肉片、鸡蛋和蛋白质补给食品，我更发现而且所有在墙壁上的海报都是一些运动员或健美先生。

小马一进门后就脱去了他的上衣，竟然忽然就直接的跪倒在我的身前。他好像想要用咬的方式拉下我牛仔裤的拉链，虽然很迷惑我们之间的关系，但为了我们的友情，我还是让他作了，只见小马继续用他嘴唇含出我了我阴茎，然后开始吸吮了起来。

我低着头看着这个我一直以来最好的一个朋友，因为我们都成年了，所以我并没有阻止他，他吸吮我的龟头的表情就像明天是世界末日一样的疯狂。我不知道他这个突来的性向改变可能是什么原因才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健身后一种自信的展现而已，我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生活太无趣了，偶尔想要找点不一样的生活乐趣。

在几分钟后，他让我躺上了沙发，而且把我的裤子和鞋子全都脱掉了，我抱着他的后脑杓，舒适的让他继续的吸吮着自己的龟头，他的技巧还算不错，而在二十分钟的持续攻势下，我总算射了一股热稠的精液在他的嘴里，他吞了下去。

小马在我的阴茎停止抽动后马上站起身来，在他的胸肌上微笑的看着还躺在沙发上我，我也看着他，给他一个微笑，我还在回味刚自己身上发生的高潮，我的手就不自禁的摸上了他还穿着牛仔裤的臀部上。

「不了，今天就这样好了！你明天不是还要去运动吗？」他告诉我说，甩掉了我的手，我想到在游泳池畔时，看到他裤档的那个画面，想到他可能是因为练健美的关系不太想玩吧。
第二天早晨我在枕在他的胳膊上醒来时，心中只想着要快去健身房运动，我向他道别后就回家淋浴，就准备好再战健身房。一个小时后我就骑着车，进了那间健身中心的大门里，看到阿本今天还是在柜台执班。

「嘿！阿克，准备好的第二种锻练课程了吗？」他很快的认出我来，马上和我说道。

「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很高兴的回答了，因这个健身房有许多不同的锻练设备，因为昨天的锻练完的感觉真的很棒，我等不及要马上开始我的下一个锻炼课程。

「阿翰教练!」阿本又叫了另一位教练员，马上又有一个肌肉发达的健美先生从容的走了过来，我看这个叫阿翰教练的男人，看起来是一付扑克牌脸，没有什么表情，但穿在他身上的白色Ｔ恤已经成了一件紧身衣了。

「这位是阿克，他昨天才加入的。今天就麻烦你来带他了。」

「嘿！你好！」阿翰教练招呼了我，伸出了他的手，我也伸手和他握了。

不过这位阿翰教练的行程和昨天的阿凯教练一样，他竟也要我跟随他了到更衣室里，要求我马上换衣，然后也是一样盯着我换衣服。

经过昨天被阿凯教练目视强暴的经验后，阿翰教练的存在对我来说已经不算古怪了，不过我对这里的服务印象深刻，因为这时健身房才开始营业，所有刚来到更衣室的人都在我换衣服的时候注意着我。

可能是昨天已经有经验了，这时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大胆了起来，除了袜子没脱以外，我大胆的先把全身的衣服都脱了精光，就去大辣辣的光着身子进了厕所撒了泡尿，再走回衣柜前，穿回了我自己的运动内裤、短裤和上衣。

明明昨天还有点害羞，也不知怎的，才第二天，我自己的心中似乎对裸体已经很习惯了。

而当我一样准备好了之后，阿翰教练又带着我进了那间屋子里，要我躺在沙发上放轻松，又让我戴上那台古怪的闪光灯眼镜。

我没有抱怨的按照他的指示作了，虽然我还是认为这样迷信的作法的确蛮儍的，但是我还是按照示做完了，睁着眼睛观看闪光灯的跳动，也听见耳边的蜂鸣声…；然后结束的几秒钟后，阿翰教练拉把我从椅子上拉起身来，然后一同回到的健身房里开始运动。­

只是这天这里有很多人在运动，感觉不像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但和昨天的场景很类似；阿翰教练只是冷冷的告诉我要我马上开始蹲坐运动。

「今天我们的训练重点工作是在你的腿和背部。」他告诉我，就要我马上开始；我立即发现阿翰教练相当的严苛，他在我训练时不会告诉我下一个要作什么，甚至连休息一下喝点水这样的话也没有说，就这样在运动没有休息的状态下竟然持续了五个小时。

对我来说完全按他的命令来作运动有一点恐怖，我从来不知道有他竟然会用这样方式来训练我。但是对我来说，不经由大脑支配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肌肉，可能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好的训练方式。只是在折磨人的挺举训练课程和最后半小时的脚踏车运动后，时间早已到了下午，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几乎被击垮了，当时我根本站不起身来。老实说我很感激阿翰教练的训练指导，但我告诉他告说自己已经受不了了，想要放弃，他就冷冷的告诉我说就倒此为止吧，只见他就找了一台空的扩胸机，也不再管我，就开始运动起来。

我只得走向了更衣室，找到了柜子拿出了自己的袋子，换回了衣服，正想要走出大门，没想到这时身后的阿本竟然出突然叫住了我。

「喂！阿克！」他叫唤了我。

「怎了？」

「这里，试试看这个。」他递给了我一片没有标签的CD在塑料盒里。

「这是什么？」我疑问的问道，拿着CD盒在手上翻转。

「这个是运动选手计划中的一部分，有点类似诱导的音乐。我建议你有空就放这个来听，好吗？」

「嗯，OK!。」诱导音乐？嗯，我把CD盒顺手放进了我的袋子里。

「要记得要常常听！」

「我回去一定会听的。」我告诉了和阿本。

当我疲累的回到家后，我马上洗了澡，在激烈的运动后来一场热水澡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只觉得锻炼自己的身体是美妙的经验。当我关掉了莲蓬头的水，走回了自己的方间，打开我的运动背包，想把臭衣服拿出来洗，这时阿本给我的CD盒就掉了出来。

「正好，我应该把这个放来听听！」我心想，于是就转身，把CD片放入了音响中，立刻的按下了开关和播放键。这时有一种古怪的低鸣的声音放了出来，声音里掺杂着一些尖锐的刺音和金属的碰撞声，但这个声音就像是我在看那奇怪闪光屏幕影像时听到的一样，我并没有马上关掉这个声音，边听着边拿着吃吹风机想要吹干头发了。

我把身体烘干了，我挑了一条裤子来穿，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锻练的成果，那条裤子变得很紧又和合身，当我看着镜子前的样子，我自恋的笑了，作了几个健美的姿势，自恋的看着自己身上的肌肉…

「阿克，你那噪音还要放多久？」在父亲的吼叫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突然回神看看了时钟。在那个不知是什么音频的噪音下，我竟然看着镜子瞪了自己的身体一个多少时。

我回神后关掉了音响，打开了房门，看到老爸在门外。

「看起来练的不错喔！快追上小马了！」我父亲见我打赤膊，没有骂我，嘴里却夸着我。

才练了两天就有很明显的成果，虽然今天让我累垮了，但我决定今后每天都要去那里报到。

而在我暑假一开始加入了健身中心后，几个星期的时间慢慢的过去了。

当我进行完前十几天的课程后，阿本告诉我说我已经可以独立锻练了，就没再指派教练给我，要我去和那些教练们一起进行常态锻练。

在那十几天的课程内，阿凯教练也还带过我一次，其他每次都是不同的教练，而且都一样的看我换衣服，带我去作怪异的眼镜刺激课程。

我和小马在有空的时候都会在一起，白天一起去打篮球或去游泳；还有几次是我和在他住的地方玩地板摔角，就扭打在一起，但他实在练的太过强壮，而我实在打不过他，每次最后被他压制住，他就会脱掉了我的裤子开始吸吮我的懒较。但至少这一切的事情，让我这一个月过去了觉得生活过得很充实又愉快，但奇怪的是他总不肯让我摸他的下体，也不曾和我一起洗澡。

「我很喜欢吸你的懒较！看到你被我吸时候的表情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他告诉我。

虽然他没什么性欲，但他却似乎很喜欢打赤膊在镜子面前摆出各种健美的姿势来满足他自己。但事实上，我也在生活上的事情越来越不积极，甚至那几次和小马作爱，也都是由他主动，但反常的是我越来越有兴趣在锻练肌肉上。

看到小马在我面前为我摆出的健美姿势，让我感到很满足又有点羡慕，而我一回到家时，也常常花一些时间在镜子前，端详自己身上各部位的肌肉。

另一个状况是，我的勃起次数开始减少了，但我自己并不觉得那很奇怪，这应该也是锻练的后遗症，应该也是和小马一样。

而我这时早已认为我去健身房的运动的费用早付清了，而且我身上已经长出了好几公斤的肌肉，在商业学的定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交易的结果，我心安理得。

我父母对我身体的变化也很喜欢，我爸常开玩笑说我以前的衣服已经装不下我的肌肉，都快掉出来了。我则开始喜欢裸体，过了没多久，我甚至在可以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肌肉，在没有勃起的状态下就可以射精，心理幻想着自己和小马一样强壮，甚至比他还壮。

而那张片阿本送我那张只有古怪嗡嗡声的CD，在阿本的要求下，我每天睡时都会放来听，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小马说他也有一张同样的CD片，而且每次我们在比肌肉的时候都会重复的放来听，而且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就像时间飞快的流失了一样。

夏天结束时，学期要开始了，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比起刚放暑假时，我身上长出了超过十五公斤的肌肉。我爸说我已经追上小马的程度了，因为我还是大学生，不像小马一样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而且我和他的摔角比赛也开始变得势均力敌。

这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好一阵子没有勃起，我更坚信这该是锻练身体的副作用，但却不是很在意，我和小马只是在地板上扭打已经足够让我射出来，甚至是当我们看着彼此的裸体，用力的摆出肌肉的健美姿势时，我就可以在没有勃起的状况下射精。对我来说，似乎正常的性爱方式对我来说好像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了。

在我暑假结束前，打算最后一次要去健身房运动时，我告诉阿本说快要开学的事，不过他的表情却看来相当的失落。

「所以你要回去学校读书了吗？」阿本问我，因为这对我来说的确实是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应该会吧！」

「其实你心里也不想回学校去吧，是吗？」他问我。

「的确不想…」我说甚至没有考虑就回答了。

虽然这的确是真实，因为我宁可留在这里，每天和小马玩在一起，还有健身房的锻炼，在我身上的变化是很美妙的，而且我才不想要停止让自己的肌肉继续生长，让自己可以继续包装在坚硬的肌肉里。

「所以为什么你不休学？」他问我。

阿本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先去办理休学。那个想法让我像是如释重负一般；我想到自己可以先来办休学，而且阿本又告诉我，如果我担心休学后生活费的问题，他会帮我找一些不错的工作。

「嗯！我会马上去办的！」我高兴的告诉了阿本。

「太好了!我希望你可能信守自己的承诺。」阿本的脸上这时又出现了阳光的笑容。

「我对这个地方绝对忠诚！」我微笑了，突然有一种温暖和模糊的感觉，因为这里感觉像家里一样。

「那你接下来你准备好下一个步骤了吗？」阿本突然问我。

「嗯！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肯定的回答。

「到达这个阶段的人通常要花半年时间，但是你只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练到了这种肌肉的程度，实在很厉害。」

「我的荣幸！」

「接下来的步骤，你该要脱掉你的身上的衣服去见安东医生，他会给你指示。」

听了他的话，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就在柜台前马上把自己的衣服脱得精光，我一点也不在意自己还在健身房的柜台前，甚至还有其他的人会看到我的裸体。

我心理想着，这里已经像是我家一样，裸体有何不可，于是我就这样裸体穿过了在运动中的人群，走向了那条白色的走廊，进到了安东医生的房间里，我看见阿凯教练也在那里。

「二十三号来了！」医生对我打了招呼。

「往这边走！」他们一前一后的带着我穿过一道门，走到了一间我没进去的房间里，里面看起来像是间手术房，有一张有马镫的手术躺椅放与在角落，像妇产科病房一样，墙边都是柜子，里头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医疗器材，而且所有器具的摆放位置看来像是已经准备好要动什么手术了。

「躺上那张椅子。」阿凯教练告诉我。

我服从的座上了那张椅子，而阿凯教练在一旁就马上开始帮用绑带将我的四肢和身体全都固定在手术椅上，安东医生的手则粗鲁的抓起了我的懒较。

话说我在开始练健身后的某一天早晨，就开对肌肉上的毛发有些厌烦，于是就开始养成在剃胡子同时，把自己的体毛剃得干净的习惯，而我的阴毛也是如此；而且我对自己的懒较越来越没有感觉，这个器官对我来说，已经是会阻碍我锻炼大腿内侧肌肉时的一块废肉而已。

「你现在看着我，告诉我你已经准备好要摆脱这玩意了，是吧？」他对我说，但语气却不是在问我。

「是的，长官！」我无意识的自动回答了。

「现在离你最后一次勃起有多久了？」他问我。

「五个星期又二天。」我告诉了他，但我怎么可能记得起来？虽然我真的好一阵子没有再勃起了。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接下来…」

说实在的，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要作的事情上，我只看见在阿凯教练的帮助下，躺椅向后缓缓的降了下来了几分钟，我只是朝着天花板望着，这时有一种微小尖锐的刺痛和撕裂的感觉在我下体上，我本能反应想要抬起手来保护，但身体却是被牢牢的固定着了，但又因为感觉不算很痛，所以整件事一下就结束了。

一会后，安东医生就告诉我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要我先回家去休息。

「这一阶段你先在家里躺个三天，暂时可以不用再来运动。」他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被割掉了，所以我打电话告诉父母我开学回学校宿舍住了，自己却偷偷的住进了小马那里，小马当然很欢迎我，而且我早已经有他房间的钥匙了。

那天晚一点的时候，小马在健身房运动回来，他看到我身赤裸的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的两腿间的还纱布和胶带包扎着我下体切开后伤口。

「哇！你也切掉了？」他的表情看来有些迟钝。

「是啊！有点糟！我得到保持这个样子几天，暂时不能去运动了。」我告诉他。
「那的确很糟喔！因为我也早就切掉了这个玩意，但留下了这个讨厌的疤痕！」

小马在我面前拉下了他的短裤，露出了他只剩了一个尿孔的鼠蹊，我看到后才想起为什么他总是不肯让我摸他的下体，和紧身泳裤里的那包东西，原来是他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去割掉了，那里头本来就是空的，可能那时还塞了什么在他泳裤里头。

「唉！我现在只希望我的伤口结疤不会像你一样丑！」虽然说小马被阉割的事我心理一点也不惊讶，但在他那两腿间的伤痕看起来真的很糟。

「太好了，既然现在我们都割掉了，我现在就可以放心了！」小马笑容里透露着他似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只见他马上利落的脱去了他的短裤和身上的衣服，在我旁边坐上了沙发，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则倒向了他的怀中，一起摩擦我们身上的肌肉。

只过了三天，我已经神奇迅速的愈合两腿间的伤口，就迫不及待的去了健身房报到，因为还不太能跑步和走路，阿本就搬来了几根大哑铃，要我先作手臂肌肉的训练，要回家时，阿本又给了我一片新的CD。

那片CD里的声音和第一片的有点不太一样，不过也是一种低频的嗡嗡叫声，不知怎的，我还是会一有空时就把那声音播放来听。

　　然后接下来整个秋天，两腿间的伤口愈合后，我还是几乎都在健身，让自己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壮硕。

　　为了不让父母知道我休学了，我继续的住在小马的家中和他一起生活，我才知道小马原来是经由健身中心的介绍，大部份的时候都是去担任人体模特儿的工作，有时还会派去当教练，后来健身中心也介绍了我去打了一些零工，我们的生活还过的去，那些赚到的钱全都拿去买肌肉营养品和生活基本开销支用。

　　不过这段时间，我几乎整天的时间都在健身房里渡过，但时间却像飞逝而过，我常以为自己才锻炼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时间已经超过晚上十点了。通常我回到家时，小马已经在家里煮好晚餐在等我了，而且他已经不在介意在我面前裸体，毕竟我们都已经没有懒较了。而且我还蛮喜欢自己可以在大多时间在家中裸体，我和小马喜欢在大镜前彼此端详身体，甚至在作健美姿势比赛时，比较彼此的下体伤口的形状。而且看电视看到一半有时也会为了电视摇控器开始玩摔角比力气，用坚硬的肌肉磨擦和感觉自己的存在。

　　撒尿对我们来说是唯一一件痛苦而遗憾的事，我们只能坐在马桶上小解，但是比起来可以没有那块肉的干扰，我感觉还是很满意自己的状态。我总感觉像那里是我们很久以前就缺少的一部份，但甚至已经记不得自己还有那块肉时的样子。

又过了三个月，冬天来了的时候，我和小马的肌肉都已经练到了最佳的状态，阿本告诉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现在的生活，他们想要租一栋公寓让所有在的运动员全部集中住在一起，那样就可以节省更多开支，建议我们如果搬出来和大家一起生活的话，很多成本可以节省下来，他们也会派人帮我们处理掉公寓里所有的东西，我们更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未来，我知道他们会照顾我们，我可以再也不用担心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会被家人看到。

　　那天一大早，阿本派了阿凯教练开来一台小卡车来接我们，那台小车的大小只够载的下我和小马两个人的身体，所以我们最后什么家具也没带上车，就只能座上车跟着他们去了。小马和我带在身上的财产，只是肩上背包里的几件衣服，和卖掉我们所有东西后，皮夹里的几张钞票，我们上了卡车，就很自动的把那几张钞票就交给了阿凯教练。

　　当我们到达了达了郊外的健身房，有一台大巴士在那里等着了，有一群像我们一样的肌肉家伙们早已经在车上了，我和小马则是最后到达的，只见阿凯教练把我和小马的钱交给了阿本，又把卡车的钥匙交给了安东医生，我们三个就都一同进入巴士里。

　　上了车我们在车上找了空位置坐下了，我却发现阿翰教练和另外几个带过我的教练也都车上。

　　巴士开动了之后，气氛相当的沉默，所有车上的人都没有说话，一路开了好几个小时，我脑中空白一片，甚至没有注意车子究竟开往到那里，我只是很专心的聆听着车内的音响播放着嗡嗡的低鸣的声音。

　　而当我回到现实，巴士已经开入了一个光线昏暗的大仓库里。

　　「目的地到了，下车！」我听到有人在用粗暴的语气命令着大家。

　　我们所有的人鱼贯的下了巴士，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有人听命令，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通通脱光光，把脱下来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到前面来，动作！」

　　我和大家一样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这时外头的气温有点冷，但仓库里有个火堆在燃烧着，整个仓库中还不算太冷。

　　当大家都脱光了之后，当然所有人的懒较都早已经被安东医生给割掉了；这时有个穿着迷彩军装的男人，用粗暴的口气，指挥着所有人排队，还不时的踢打着动作最慢的人。

　　我也在队伍里排队，这时我却注意到眼前，刚才才从我们身上脱下的衣服、鞋子和背包，被另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一件一件的全丢入了那个火堆中，让火堆冒出了熊熊的火光。

　　「现在该是你们要用身体回报的时候了，你们全都会被卖掉，运气好的话会去有钱人家作个奴隶，运气差点有的可能会被送去作标本，再差一点的，就会把你们身上的器官卖给别人，剩下的肉被当成猪肉吃掉…

　　那人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我感觉在场所有人都同时的倒抽了一口凉气。

　　「至于运气好不好，就看你们父母让你们生的怎么样了，生的漂亮的就去作奴隶和标本，长的丑的就抓去杀了，在场有人反对吗？」

　时间像是冻结了一分钟，没有人发出声音。

  「没有人反对！很好！现在就开始分组。」

　那个穿着迷彩军服的男人，手拿着记事版，核对着每个人的血型和资料，只见站第一的阿凯教练，被嫌长的丑，不过因为他有原住民的血统，被判定肉质应该很不错，竟然二话不说就被送到食用组进行肢解了。

　　阿凯教练看来是想要挣扎，但还是被几个人半拉半抬的带到了一旁的大桌上，整个人被按在桌上躺下了，有个人拿着尖刀，利落的割开了他的手腕和脚踝的血管放血，只见阿凯教练挣扎的更厉害了，又过了一分钟，那个人换了把更大的利刃就往阿凯教练的脖子挥了进去，只见阿凯教练的头颅掉到了地板上，滚了几滚，本来还在挣扎的身体仍不断的在抽搐，这时那个人又换了把利刃的小刀划开了他的胸肌和腹肌，熟练的开始切下他的内脏器官装到罐子里，又把不要的肠子和一些内脏扯了出来，全丢进了一旁的巨大塑料筒中。

　　直到最后，阿凯教练身上剩下来的一身没有头和内脏的肌肉，就被人用肉钩挂在一旁的铁架上，像肉猪一样，只是这时他那一身的肌肉，似乎还有意识的再抽搐着。

　　接下来的阿翰教练和其他几个教练也都拉去排在那张桌子之后，眼看就要等着把头给刴下来了，看到这里，我听得身边小马好像被那人看上了，说他长的样子浓眉大眼还算挺不错，可以拿去制成标本，就有人把他给带到一旁，在他手臂和身体上各打了根针，几秒后小马整个人就直挺挺的倒下来。

　　接下来就轮到那我了，虽然有个声音告诉我该逃走，但不知怎的，我心中却还是该死的空白的一片，仍是像个军人一样，挺着一身练出来的健美肌肉，直挺挺的站着。